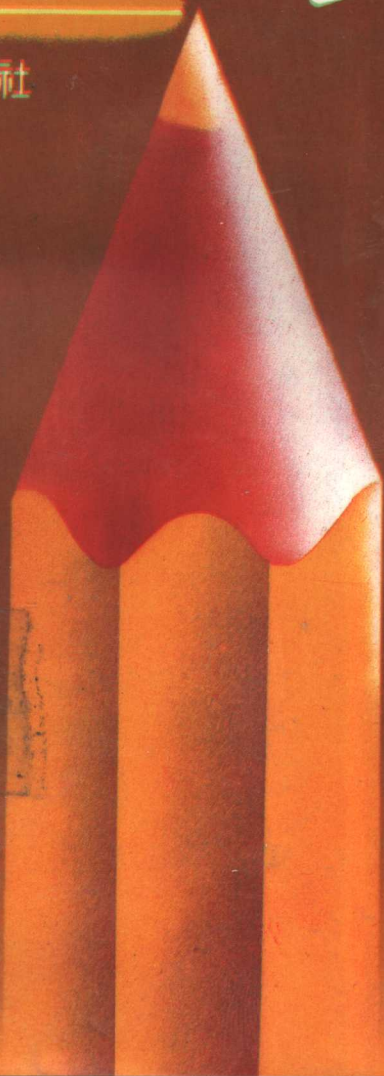


寫作參考 文庫

2

名著 名篇 名段 名句
精采 傳神 優美 細膩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写作参考文库》

(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七、人物心理

(一)喜

快乐

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使他醒了四五次，每醒来就像唐晓芙的脸在自己眼前，声音在自己耳朵里。他把今天和她谈话时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熨贴着，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会儿又惊醒，觉得这快乐给睡埋没了，忍住不睡，重新温一遍白天的景象。

[中]钱钟书《围城》P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最后他总算走过了最高的山脊。绿油油的草地一直伸展到他的老家所在的山谷里。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他的心情也很轻松愉快。山上和山谷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和花朵。他的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他觉得他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死。生活、斗争和享受！他象鸟儿一样地自由，象鸟儿一样地轻快！燕子在他的身旁飞过，唱出他儿时听到的一支歌：“我们和你！你和我们！”一切都显得轻松，显得快乐。

[丹麦]安徒生《冰姑娘》（《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P397），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第1版。

一等把夏尔摆脱掉，她就上楼回到卧室里，把门关上。

开头她感到在做梦似的；她看到树，小路，水渠，鲁道尔夫；她还能感觉到他臂膀的压力，看树叶微微颤动，灯心草发出沙沙的响声。

可是，当她对镜子一看，她的面孔使自己大为吃惊。她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大，这样黑，这样深邃。她身上发生了一种神奇的变化。

她重复地说，“我有情人了！有情人了！”一想到这就高兴得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少女时期。最后，爱情的乐趣和她梦寐以求的火热的快乐终于要到来了。她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热情、欢乐和梦幻的神奇境界；她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蔚蓝，情感象山峰似地矗立在她思想中，闪闪发光，日常的生活处在遥远的下方，笼罩在山峰之间的暗影中。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P188，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独有约娜，在这种温暖的下雨天，仿佛刚从紧闭的室内移到露天的一棵植物，觉得自己又复活了；她那浓厚的兴致，象是密集的枝叶，把她的心和忧愁隔开了。虽然她也默不作声，但心里却想歌唱，恨不得把手伸到窗外接一点雨水来喝；她欣赏

马儿载着她飞奔，她观望沿路凄凉的景色，而感到自己安稳地坐在车中，倾盆大雨，淋不到她，心里真是快活极了。

[法]莫泊桑《一生》P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北京第1版。

一天下午，约娜抱着保尔，走向田野去。她时而望望她的儿子，时而望望沿路草地上的野花，心里感到无比幸福。她不停地吻着孩子，把他紧偎在自己的怀里；从田野里吹来一阵阵甜蜜的香气，她感觉自己完全沉醉并融化在一种极乐的境界中了，她梦想着孩子的将来。他将成为怎样的人呢？有时候她希望他成为一个有名望、有势力的大人物。有时她又宁愿孩子终身守在自己的身边，虔训孝顺，永远讨妈妈的欢心。每当她从母亲的自私心理来爱他的时候，便希望他永远作他的儿子，光是作他的儿子；但是当她在热情中怀有理性地来爱他的时候，她就一心盼望着他能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人。

她在水渠边坐下来，细细地端详着他，仿佛她从来不曾见到过他似的。当她想到这个小生命有一天长大了，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路，脸上长了胡子。说话时发出洪亮的声音，她心里不禁惊异极了。

[法]莫泊桑《一生》P1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

[珂赛特在花园里偶然发现了马吕斯送给她的信，她读着这些信，陶醉于与马吕斯纯洁的心灵的共鸣中。]

珂赛特在读信时，渐渐进入梦想。她看到那一叠纸的最后一行，抬起眼睛，恰巧望见那个俊美的军官高仰着脸儿准时打那铁栏门前走过。珂赛特觉得他丑恶不堪。

她再回头去细细玩味那叠纸。纸上的字迹非常秀丽，珂赛特这样想，字是一个人写的，但是墨迹不一样，有时浓黑，有时很淡，好象墨水瓶里新加了水，足见是在不同的日子里写的。因此，那是一种有感而作的偶记，不规则，无次序，无选择，无目的，信手拈来的。珂赛特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东西。这随笔里所谈的，她大都能领会，仿佛见了一扇半开着的宝库门。那些奥妙语言的每一句都使她感到耀眼，使她的心沐浴在一种奇特的光里。她从前受过的教育经常向她谈到灵魂，却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几乎象只谈炽炭而不谈火光。这十五张纸上的随笔一下子便把全部的爱、痛苦、命运、生命、永恒、开始、终止都一一温婉地向她揭示开了。好象是一只张开的手突然向她抛出了一把光明。她感到在那寥寥几行字里有一种激动、热烈、高尚、诚挚的性格，一种崇高的志愿，特大的痛苦和特大的希望，一颗抑郁的心，一种坦率的倾慕。这随笔是什么呢？一封信。一封没有收信人姓名，没有寄信人姓名，没有日期，没有签字，情词迫切而毫无所求的信，一封天使致贞女的书柬，世外的幽期密约，孤魂给鬼影的情书。是仿佛准备安安静静到死亡中去栖身的一个悲观绝望的陌生男子，把命运的秘密、生命的钥匙、爱，寄给了一个陌生的女子。那是脚踏在坟墓里，手指伸在天空中写的。那些字，一个个落在纸上，可以称之为——一滴一滴的灵魂。

现在，这几张东西是谁送来给她的呢？是谁写的呢？珂赛特一点没有产生疑问。

一定是那个唯一的人。他！

她心里又亮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一种深切的酸楚。是他！是他写给她的！是他到此地来过了！是他从铁栏门外把手臂伸进来了！当她把他忘了的时候，他又把她找着了！不过，她真把他忘了吗？没有！从来没有！她在神志不清的时候曾偶然那么想过一下。她始终是爱他的，始终是崇拜他的。她心中的火曾隐在它自己的灰底下燃烧了一段时间。但是她看得很清楚，它只是燃烧得更深入一些，现在重又冒出来了，把她整个人裹在火焰里了。那一叠纸如同从另外一个灵魂里爆出来落在她的火里的一块炽炭的碎片，她感到一场大火又开始了。她深入领会了那随笔里的每一个字：“是呵！”她说，“我深深体会到这一切！这完全是我从前从他眼睛里看到过的那种心情。”

当她第三遍读完那手迹时，忒阿杜勒中尉又打那铁栏门前走回来，一路踏着街心的石块路面，把他靴上的刺马距震得一片响，使阿赛特不得不抬起眼睛来望了一下。她觉得他庸俗、笨拙、愚蠢、无用、浮夸、讨厌、无礼并且还非常丑。那军官认为应当向她露个笑脸。她连忙把头转过去，感到丢人，并且生了气，差一点没有抓个什么东西甩在他的头上。

她逃了进去，回到房子里，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反复阅读那几篇随笔，把它背下来，并细细思索，读够以后，吻了它一下，才把它塞进自己的衬衣里。

[法]雨果《悲惨世界》P1166—11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他使她的希望复活了起来，她明白终于找到了工作。血液立即温暖地流遍了全身。她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下来。她走到外面熙熙攘攘的街上，发现了一派新的气象。看吧，络绎不绝的人群用轻快的脚步走着。她发现男男女女都面带笑容。断续的谈话，悦耳的笑声，一阵阵飘送过来。空气是轻松的。人们已经从各大建筑里涌出来，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她发觉他们都面有喜色，她一想到她姐姐的家，想到正等着她去吃饭，就加快了脚步。她急忙赶路，也许有些疲惫，但是不再拖不动脚了。妮薇该会怎么说呀！啊，芝加哥的冬天是漫长的——充满了灯光、人群、娱乐。

[美]德莱塞《嘉莉妹妹》P34，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亲爱的，我要回家来了——”

才读了一句，眼泪便如泉涌一般，再也看不清底下的字，只觉得自己的心不住地在膨胀，知道这样的快乐是她经受不起的。她便紧紧抓牢那封信，一步跳上了台阶，跑进了穿堂，看见大家正在客厅里灌救媚兰，她也不管，却一直奔进母亲生前办事的那个小房间，关上门，旋上锁，一坐坐在那张沙发上，又哭又笑地将那封信放在嘴唇上不住地亲着。

“亲爱的，”她低声念道。“我要回家来了。”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飘》P604，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1版。

愉快

堂屋里灯光昏暗。左右两面的上房以及对面的厢房里电灯燃得通亮，牌声从左上房里送出来。四处都有人声。天井被雪装饰得那么美丽，那么纯洁。觉慧昂着头东西张望，心里异常轻快。他想大叫，又想大笑几声。他挥动手臂，表示他周围有广阔的空间，他的身子是自由的，并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他，阻碍他。

他又想起他所扮演的《宝岛》里的“黑狗”出场时，曾经拍着桌子高呼旅店的侍者拿酒来。这种豪气又陡然涌上了心头，他不觉高声叫道：“鸣凤，倒茶来！倒三杯茶！”

[中]巴金《家》P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版。

全身伸直，脱掉靴袜，使两个星期一直在靴子里冒汗的脚自由自在，也不感到自己有什么责任，知道你的生命再也不受威胁而且死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了，这真是太舒服啦。特别令人愉快的是，倾听着火车轮子各种不同腔调的叮当声，要知道，车轮子每转一圈，火车头每往前冲一下——离开前线也就更远一点。葛利高里就这样在躺着，倾听着，活动着光脚的趾头，穿着今天刚刚换上的新内衣，全身都感到特别舒服。他觉得仿佛脱去了一层脏皮，进入了另一种一尘不染的，洁净的生活。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4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2版。

可是，现在我的视力恢复了，灿烂的阳光照在我身上，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亮，我能够看烟达每天早晚给我写的信，能够亲吻它，用脸贴着它，而不必担心对她有什么传染。我能够看见那温存体贴的小侍女，在两间屋子里走来走去，忙着收拾东西，能够看见她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愉快地和烟达说话。我能够理解，整个山庄为什么这样安静，那些关心我的人对我多么体贴。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动得几乎落泪，我虽然身病体弱，但是愉快的心情，并不减于当初身强力壮的时候。

[美]狄更斯《荒凉山庄》P629，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跑到酒店里，去寻觅她那个好吃懒作的丈夫，是德北太太在抚养孩子那种肮脏劳累的生活里，仍未消逝的赏心乐事之一。在露力芬店里找着他，挨着他坐上一两个钟头，同时，在这个时间里，把为孩子操心受累的事儿，一概撇开，不闻不问，这在她就感到快活，那时候，就有一种祥光，一片晚霞，在生活上，笼罩缭绕。一切麻烦和所有“要讲真个”的事儿，都一变而为玄妙空幻、无从捉摸的东西，只落得成了供人静观默察的精神现象，不象以前那样，为威棱逼人的具体之物，治得人心力交瘁了。那些依人的小鸟儿，不在紧跟前时候，不但不讨厌，反倒是乖觉可爱的眼前花；日常生活中，绕膝嬉笑一类琐细，从这方面来看，原不乏可喜可乐之处。现在这位她以礼匹配的丈夫，当日向她求婚的时候，她也是在同一地方上，靠着他坐着，对于他品性上的缺点，一概闭目不问，只以意念中抽象的情人看待他；现在她和老伴儿一同坐在老地方的时候，她就又有点感到旧日的滋味了。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P3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2版。

也许是因为空气的质量,由凝滞变为轻渺,也许是因为她感觉到,她到了一个生地方,没有人再拿着含恶意的眼光看她,所以她的兴致,高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她迎着柔和的南风,往前跳着走去,那时候她的希望之心和太阳射出之光,两相融合,仿佛幻化出一团光辉的氛围,把她环绕。她在每一阵的微风里,都听到悦耳的声音,在每一只鸟儿的歌唱中,都觉到隐而未发的快乐。

她近来的面貌,跟着她的心境变换;心境有时忧郁,有时快活,面目也随着有时平常,有时美丽。有的时候,她就娇妍、完美;另有的时候,她就灰白、威楚。她脸上娇妍的时候,她就不象她脸上灰白的时候那样多愁善感;她更完美的美丽,和她较为轻松的心情,互相协调;她更紧张的心情,和她比较稍差的美丽互相融洽。现在迎着南风而摆出来的那副面孔,正是她在形体方面表现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种。

那种设法寻找快乐的趋向,本是自然发生、不能抵抗、普遍存在的,本是灌注入由最高到最低的一切生命的;这种趋向,现在到底把苔丝制伏了。因为即便现在,她也不过是二十岁的青年女子,理智和感情两方面,都还没达到不再发展的时期,所以无论什么事情留给她的印象,都不可能一入即深、日久不变。

所以那时,她的兴致之高、她的庆幸之深、她的希望之大,都是越来越甚。她试了好几个民歌,但是觉得都不足以表达心之所感;后来她想起来,她还没尝到知识之果以前,在礼拜早晨,她的眼睛常常浏览的那卷《圣诗》,于是就开口唱道:“哦,你这太阳和你这月亮啊……哦,你们这些星辰啊……你们地上这一片青绿啊……你们空中这些飞鸟……地上这些野兽和家畜啊……你们世人啊……你们应当赞美主,称颂主为至高,永世无尽。”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P157-1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2版。

亨利勋爵用精美的银质烟匣打火,点了一支烟抽起来,那神态似乎因为茫茫世事被自己一语道破而得意得有点不好意思。几只麻雀在常春藤着油油的叶片中吱吱喳喳,蓝色的云影像一群燕子在草上掠过。花园里真可爱!人们的感情真有意思!他觉得,比他们的思想有意思多了。自身的灵魂和朋友的情爱,这是生活中最迷人的。他暗自高兴地想像着由于他在贝泽尔·霍尔湿德这里耽擱太久而错过的那餐无聊的午饭。如果他到了姑妈家去吃饭,准会在那里碰见古德博迪勋爵,话题反正跳不出给贫民施食以及设立模范寄宿所的必要性。每个阶级都要宣扬那些他们自己无须实行的美德是如何重要。有钱人大讲节约的好处,游手好闲的人口若悬河地谈论劳动之伟大。这一切今天都不必奉陪了,真开心!

[英]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P1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他沿街漫步走去。在陋室里憋了一个星期之后,走到户外的空气中来稍稍活动一下四肢给诺亚带来莫大的愉快。他大口吸气,让双肺尽情扩张,一边倾听着脚步落在闪出反光的人行道上,发出轻微而沉闷的笃笃声,顿时有一种年富力强的自我感觉。在这阒无人迹的深夜,海风吹来,带着一种奇特的清新气息。他向海滩走去,

越是行近那座俯临大海的悬崖，就能闻到越来越浓烈的海水的咸味。

[美]欧文·肖《幼狮》P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兴奋

他们忘掉他们还是龙爪岗的农民，俨然是一个革命军的队员。除开臂上还没有一条正式的黄星的红臂章，和一枝步枪以外，简直他们是什么也不缺少。他们觉得自己万般全熟悉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引诱，抓紧每颗青年的心，开始为这活跃的、新鲜的、热情的人群所吸引，所迷恋。简直一刻也不能忘怀，一刻也不能忘掉了谈论；忘掉了：“好，明天一定加到里面去，跟着他们走走吧，看看天底下还有多么大吧！前面尽是什么埋藏着啊！”就是这样的念头。青年人商量着、计议着……老年们的阻拦早就不放在眼睛里了。在那人群里，他们知道了好多的事。也知道了王三东家为什么应该挨枪毙。

“那是臭虫一样的东西啊！吸着你们底血！”

[中]肖军《八月的乡村》P142—14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9月第1版。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晚间的冷气削着他的脸，他不觉得冷，反倒痛快。街灯发着寒光，祥子心中觉得舒畅的发热，处处是光，照亮了自己的将来。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

“可是，祥子你得从此好好的干嘛！”他嘱咐着自己。“干吗不好好的干呢？我有志气，有力量，年纪轻！”他替自己答辨：“心中一痛快，谁能拦得住祥子成家立业呢？把前些日子的事搁在谁身上，谁能高兴，谁能不往下溜？那全过去了，明天你们会看见一个新的祥子，比以前的还要好，好的多！”

[中]老舍《骆驼祥子》P230～23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0月2版。

我停下来让她走到前头去。说真的，我那时已经怎么也不快了。整个儿的事态，对我来说似乎是那么奇特。我情绪高亢：为铅笔的事正生着自己的气，而空荡荡的胃里头刚填了点东西进去，愈加兴奋，突然迸发出了疯疯颠颠的念头来，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怪诞的欲望攫住了，想要唬弄一下这位女士——尾随着她，这样或那样地作弄她一下。我又赶上去，走过她的身边，然后陡然转身回头望着她，仔仔细细地

端详她。我站定了面对面地凝视着她，随即，一个闻所未闻，音调流畅而生动的名字钻进了我的耳朵：绮兰佳丽。待她来到我跟前，我整肃端庄，以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语音说道：“小姐，您的书快掉啦！”

说话时，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得怦怦响。

“我的书？”她对同伴说，没停步。

我的坏心眼膨胀起来，尾随着她们两个。我始终意识到自己听命于一时的狂乱意念而不可自制，这狂乱的意念一时发作起来，将我卷入了疯狂颠倒的冲动中去。不管我怎么对自己说，我就是在干蠢事，也无济于事。我在那两个女子的身后作了最傻的傻相，经过她俩身边时重重地咳嗽几声。一路慢慢地走，总是走在她俩前面几步，我能感觉到她在背后望着我。

[挪威]汉姆生《饥饿》P10-11，

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她的心突然剧烈地、飞快地跳动起来。达莎仿佛觉得她在用手指触着、看着、听着、感觉着一种犯禁的、隐蔽的、燃烧着甜蜜的东西。于是她忽然一心一意地要放纵自己，让自己无牵无挂。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就在这一霎时她已经在另一边了。她的严肃，她那冰似的墙壁，仿佛已经融成一片迷雾，就象街的尽头，那辆坐着两个头戴白帽子的女人的汽车悄悄地消失在里面的迷雾一样。

她只知道自己的心在乱跳，头在发晕，一种欢乐的凉意在她浑身血管里涌起来，自自然然地在心里形成一个歌：“我活着，我恋爱。快乐、生命、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是我的！”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1)P48，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

去看奥黛特这个念头又回到心间，不再遇到什么阻力，而这念头也变得如此不可抗拒，以至斯万觉得一天又一天地挨过跟奥黛特分离的十五天还比较容易，而等他的车夫把车套上，把他送到她家，要在焦急不安和欢欣雀跃中度过的那十分钟反倒十分难熬；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向她表示他的温情，他千万次地重温同她重新见面这个念头——正当他以为她还远在他方的时候，她却突然归来，现在回到他的心间。这是因为，去看奥黛特这个念头现在找不着想方设法抵制这个念头以制造障碍这样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在斯万身上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自从他向自己证明（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他是如此轻而易举就能抵制这个念头以来，他就觉得把暂别的尝试推迟进行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反正他现在觉得只要他愿意，就有把握来实施了。同样也是因为，去看奥黛特这个念头现在重新出现在他心头时总带有新意、带有诱惑力，带有尖锐性——这三者以前都是被习惯磨平了的，现在则通过这不是三天而是十五天的禁绝（一次禁绝的期限不是按它实际已经延续了多久，而应该按预定的期限来计算的）而重新获得力量，同时以不付太多代价就牺牲了的期待中的乐趣当中却产生了他无法抵御的意想不到的幸福。最后，去看奥黛特这个念头现在

重新出现在他心头时总伴随着斯万要知道当奥黛特在得不到他的音信时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的渴望心情，以至他行将发现的是一个几乎陌生的奥黛特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启示。

[法]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在斯万家那边》P304，

译林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思嘉心里感觉到了她这一支不言而喻的援军，脚上被那热砖头烫得火热，于是刚才回家路上微微萌起的那一星希望，就炽成了一朵烈焰了。这朵烈焰扫过她全身，使她的心脏急急射出热血去灌进她全身的血脉。她的力气重新恢复了，一时兴奋得几乎要大笑出来，心里不觉狂欢地想道：到底还没有惨败到底呢！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飘》P715，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

狂喜

不过罗丽姐这几句话给了毕诸业极大的快乐。把他整个淹没了的、令人窒息的噩梦般的疑虑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我得救了，得救了！”他的心这样呼喊，“罗丽姐并没有怀疑我。罗丽姐没有生我的气！”

[印度]泰戈尔《戈拉》P22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月1版。

我们象上阵似地慌慌忙忙，将衣裳杂物胡乱塞进皮箱，这当儿，我暗自梦想着怎样给他一场惊喜：我将他送上火车，等到最后，等到只剩下最后一霎，当他伸出手来跟我握别，我就出其不意地跳上车去，这一夜就和他同在一起，以后夜夜——只要他愿意，都和他同在一起。我想着这些不禁心跳血涌，感到一阵欢快兴奋的晕眩，好几次一边拿着衣裳扔进皮箱，一边失声大笑，弄得那位使女完全莫名其妙：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神经错乱了。脚夫进来搬取行李，我瞪眼望着，全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我心里激动得太厉害了，难以理解身外的一切。

[奥地利]斯·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世界中篇名作选》第二集P165），漓江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这是多么悠闲的时间！这是多么空幻的快活的愚蠢的时间！

在这时，我量朵拉的手指头，去做勿相忘花纹的戒指；在这时，我把尺寸拿给珠宝商，他发觉出来，从定货簿上嘲笑我，随意为这镶蓝宝石的可爱的小装饰品讨价——这戒指在我的记忆中那么跟朵拉的手联在一起，昨天当在我自己的女儿的手指头上偶然看见那样另外一只时，在我心中引起像痛苦一般的短短的激动！

在这时，我四处行走，那么为我的秘密得意，那么满足地自得其乐，那么感觉爱朵拉和被朵拉所爱的体面，假如我曾经在天空行走，我也不会更高出在地面上爬行

的凡人之上！

在这时，我们在方场的花园中相会，坐在凉亭暗黑的地方，我们是那么快活，使我直到现在爱伦敦的麻雀（不因任何别的缘故），从它们那烟污的羽毛中看出热带的光彩！

[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P56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

他在铅皮露台上踱来踱去，他的视线大大地高出他的思想，大概就象他的思想大大地高出于尘世那样，所以，当他经过那扇落地窗，瞅见那儿有两只眼睛在盯着他的时候，便突然站住了。他房间的屋顶很矮，落地窗对过的那扇门，上半边是镶玻璃的。里面本来还有一道用粗呢做的门帘，可是那天晚上很暖和，他上楼的时候，没有把门帘放下。那两只盯着他看的眼睛，是从走廊外面，透过玻璃往里瞧的。他很熟悉那双眼睛。当他认出那是德洛克夫人的时候，血液一下涌到脸上，使它涨得通红，这是好几年来一直没有过的现象。

[英]狄更斯《荒凉山庄》P738，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幸福

他感到非常难为情。他把头藏到翅膀里面，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想起他曾经怎样被人迫害和讥笑过，而现在他却听到大家说他是美丽的鸟中最美丽的一只。紫丁香在他面前把枝条一直垂到水里。太阳照得很温暖，很愉快。他竖起他的羽毛，伸出他细长的颈，从内心发出一个快乐的声音：

“当我还是一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幸福！”

[丹麦]安徒生《丑小鸭》（《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P17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版。

“我是他的未婚妻了！……”她低声说。

“我是未婚妻了！”一个姑娘等待到了照亮她一生的这一瞬间，总怀着骄傲的颤栗这样想，并且把自己举得高高的，从高处眺望黑暗的、昨天还独自悄悄地走过的小径。

那么，为什么奥尔迦不感到颤栗呢？她也曾独自走过不易辨认的小径，在十字路口遇见他，他对她伸出手来，把她领出来，但不是领到绚丽夺目的光明中，而仿佛领到泛滥的河川、辽阔的原野和亲切喜人的山丘。她的眼睛并没有因为光亮而眯细，心脏并没有收缩，幻想也没有激发起来。

她怀着平静的喜悦眺望着生活的汪洋、辽阔的生活原野和它的青翠的山丘。她的肩膀并不发抖，眼中并无骄傲的光芒；不过当她把目光从原野和山丘转移到伸手

给她的那个人身上的时候，她感觉到眼泪徐徐地流到面颊上……

她始终睡着了似地坐着——她的幸福之梦是如此宁静；她并不动弹，几乎气都不喘。她陷在迷迷糊糊的境界中，把思想集中在一个温暖、芬芳、悄静、朦胧的蔚蓝的夜晚上面。幸福的幻想展开了宽阔的翅膀，象天上的祥云一样徐徐地漂浮在她的头顶上……

她在这个梦中没有梦见自己两个小时穿戴着薄纱和锦绣，随后却毕生都穿着日常衣衫的情景。她也没有梦见灯烛辉煌、欢声盈溢的盛大的婚宴；她梦见的是幸福，质朴而不加粉饰的幸福，因此她再次地，并不因骄傲而颤栗，只是怀着深深的感动低声说：

“我是他的未婚妻了！”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P578，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版。

哦，我们是快活的，我们是快活的！我们不为我们所经过的痛苦（她的痛苦大得多了）流泪，我们只为我们永远不再分离的欢喜流泪！

在那冬季的晚间，我们一同在野外散步；那寒冷的空气似乎分有了我们内心的幸福的平静。当我们一面徘徊、一面向天空张望时，先出的星开始闪光，我们感谢上帝，把我们导向这种宁静。

在夜间，当月亮在照耀时，我们一同站在同一老式窗子前；艾妮斯对着月亮抬起她那安静的眼睛；我随从她的目光。这时，在我的心灵前，展开漫漫的大路，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颠沛流离、孤苦伶仃的孩子向前跋涉，他终于把这时在我的心旁跳跃的一颗心唤作他自己的。

[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P9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

这件事证明儿子心上有她，使她从心里喜欢出来，觉得全世界的孩子谁也没有他心地忠厚。这以后好几个星期，她一想起他的孝心就快乐。枕头底下压着他的肖像，她睡也睡得香甜些。她一遍遍的吻它，对着它淌眼泪，瞧着它祷告。这低心小胆的可怜东西！心爱的人给她一点儿好处，她就感激不尽。自从和乔治分手以来，她还没有尝到这样的快活和安慰。

[英]萨克雷《名利场》P7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自打司法宫出发，来到河滩，卡席莫多那哀伤而丑陋的面容，是怎样逐渐达至傲然焕发的幸福顶点，真是难以尽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自尊心得到满足。在此以前，他只体验过由于自身地位低贱而遭到屈辱和轻侮，由于形象丑陋而遭受唾弃。因此，他虽然是个聋子，也俨若货真价实的教皇，他一向感觉到被群众憎恶因而自己也仇恨他们，这时却享受着他们的欢呼。纵然他的子民是一堆丑人、瘸子、盗贼、乞丐，那又有什么！反正是他的子民，而他是他们的君王。对于这种种讥讽的鼓掌、可笑的尊敬，他仍然看得顶真，不过，也得承认，这里面也混杂着群众对他确实有点畏惧，因为，驼子力大无穷，瘸子行走如风，聋子诡计多端；这三种特质冲淡了荒唐

可笑的成份。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P59,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年 8 月 1 版。

满意

她一针又一针,把丝绸轻巧而妥贴地缝上,把绿色裙边收拢,又轻轻地缝在腰带上,此时,整个身心有一种恬静之感,使她觉得安详、满足。正如夏日的波浪汇合,失却平衡,四处流散;汇合,流散;整个世界似乎愈来愈深沉地说:“如此而已,”直到那躺在海边沙滩阳光下的人在内心也说:如此而已。再也不要怕,心灵在说。再也不要怕,心灵在说,把沉重的负担交给大海吧,它为众生悲哀叹息,然后又更新,开始,聚合,任意流散。惟有躯体倾听着飞翔的蜜蜂嗡嗡;波涛汹涌,狗儿吠叫,在远处不断地吠叫、吠叫。

[英]伍尔夫《达洛卫夫人》P40,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娜娜打着颤,满头发都是深夜的湿冷,在转过身来的那一转瞬间,乍一看见她的会客室,顿觉得有点惊诧。好象她把这间屋子已经忘怀,进到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来似的。她所猝遇到的空气太温暖了,太充满香味了,所以引起一阵又惊又喜的感觉。这个地方,堆积累累的,都是值钱的东西,都是古老年月的家具,绸缎和绣金花的料子,象牙,铜器等等,这些物件都昏昏睡在玫瑰色的灯光下。而那楼上下两间会客室的庄穆,那间宽敞的饭厅之舒适,那道幽静的楼梯座之广阔,和到处铺设着的地毯和座位之柔软,又都使这座寂静的大房子,整个笼罩在一种极其富丽的浓厚感觉下。她的个体感觉,连同这个个体渴欲主宰一切享受一切的念头,和渴望占有一切以便摧毁一切的欲望,都又忽然加强。她如今特别感觉出她的性别有伟大的力量,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深刻过。她慢慢向四下里熟视着,用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口气,表示她的意见说,——

“哎,说到归结,一个人趁着年轻多多享受一点妙处,究竟是顶对顶对的!”

[法]左拉《娜娜》P381,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 1 版。

得意

瑞丰身上的那点酒精使他觉得自己很充实,很伟大。最初,他迷迷糊糊的,想不出自己为何充实与伟大。及至到了家中,他忽然明白过来,他的确是充实,并且伟大,因为他参加了天安门的大会。他相信自己必定很有胆气,否则哪敢和日本人面对面的立着呢。想到此处,他就越发相信了冠晓荷的话——大家在天安门前见了

面,从此就中日一家,天下太平,我们也可以畅快的吃涮羊肉了。是的,他觉到自己的充实与伟大,只要努力活动一下,吃涮羊肉是毫无问题的。更使他高兴的,是瑞宣大哥今天看他回来并没那么冷淡的一点头,而含着笑过来问了声:“老二,回来啦?”这一问,使瑞丰感到骄傲,他就更充实伟大了一些。同时,他也觉得更疲乏了一些;疲乏足以表示出自己的重要。

[中]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四卷 P304),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3 月第 1 版。

“只要你肯答应我,只要我不再看见那个女人,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过得了!”她带着欣慰的口气说。她站起来。“其实她哪里会回来啊?我看她一定会跟着她的什么主任飞兰州的,”她露出一丝得意的口气说,她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她的愤怒消失了。她的痛苦也消失了。她心平气和地走出她的小屋,回到洋磁脸盆前面,把她的一双变得粗糙的手伸进冰冷的水中去。

[中]巴金《寒夜》P142,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 2 月 2 版。

有一次奥琳还带另外一个女人同来,她们两人和英格尔共同欢聚了一天。围坐在英格尔旁边的人越多,她的缝纫和裁剪活儿便做得越起劲,挥舞剪刀,摆动熨斗,充分表演了她的一手技艺。这使她回忆起她当初学艺的地方——那些工场间里经常有许多人。英格尔毫不隐瞒她学到知识和技艺的地方,是在特隆金。听起来她好象根本不是蹲监狱,倒象是进了一所学校,一所学习缝制、纺织、书写、装饰等科目的专门学院——她的一切本事都是在特隆金学到的。她把那个地方说成是个家;她在那里认识了许多人,如主任、女领班、服务员等,回家后跟过去所习惯的环境和人物全部隔绝,使她感到空虚无聊。她甚至于要让人看出她是受了感冒——山上的清新空气她受不住;回家后因身体虚弱已有多年无法全年在户外工作了。也就是为了户外工作问题她才真正需要雇请女佣的。

“是啊,老天保佑,”奥琳说,“你为什么不应该有个佣人,你既有钱又有学问,还有这么多的好房子什么的!”

英格尔毫不隐瞒她受到同情后所感到的高兴。她拼命踏着缝纫机,连房子也震动起来,手上的金戒指更是闪闪发光。

[挪威]汉姆生《大地的成长》P1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那天她坐在马车里——自备的马车里,仪容雍容,气度大方,又得意,又威风,看着她的张致,连吉恩夫人也忍不住觉得好笑。她走进皇宫的时候,高高的扬起了脸儿,那样子活像个皇后。

蓓基这遭真是踌躇满志,她如愿以偿,总算挣到了非常体面的地位,深深的感到得意,乐得她直想祝福路上的行人。

[英]萨克雷《名利场》P598,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一千五百法郎现款，再加可以赊帐的衣服！这么一来，南方的穷小子变得信心十足。他下楼用早餐的时候，自有一个年轻人有了几文的那种说不出的神气。钱落到一个大学学生的口袋里，他马上觉得有了靠山。走路比从前有劲得多，杠杆有了着力的据点，眼神丰满，敢于正视一切，全身的动作也灵活起来；隔夜还怯生生的，挨了打不敢还手；此刻可有胆子得罪内阁总理了。他心中有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无所不欲，无所不能，想入非非的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兴高采烈，豪爽非凡，话也多起来了。总之，从前没有羽毛的小鸟如今长了翅膀。没有钱的大学生拾取一星半点的欢娱。象一条狗冒着无穷的危险偷一根骨头，一边咬着嚼着，吮着骨髓，一边还在跑。等到小伙子袋里有了几枚不容易招留的金洋，就会把乐趣细细的体味，咀嚼，得意非凡，魂灵儿飞上半天，再不知穷苦二字怎讲。整个巴黎都是他的了。那是样样闪着金光，爆出火花的年龄！

[法]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P2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

后来他们终于站在一起结婚了，他的手儿挽着她的手，她却低低垂着头，两弯浓眼睫毛覆着两片微红的面颊，但是他依旧茫茫然的，象在做梦一般，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怎么一来就会做到这一步。他只知道自从没做过罗曼蒂克的事儿，这实在是破题儿第一次，他想起他甘扶澜，居然也能使这样一个美人儿投入自己的怀抱，心里不免有点飘飘然。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飘》P72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

马丁内兹猛地一惊，他忽然想起自己也早已做了爸爸了。他多年来第一次想起了罗莎莉泰肚子里有过个孩子。他耸了耸肩膀。已经七年了吧？还是八年啦？他记不清了。他在心里直骂混蛋。他把姑娘一旦甩掉以后，想起她来就只觉得那是个苦闷和麻烦的根源。

想起自己也生过孩子，他得意了。心里说：嗨，老子不含糊哪！他真忍不住想笑。马丁内兹生了个崽，拍拍屁股溜了！他看人倒霉一阵开心，就象个小孩子拿只狗折腾取乐似的。她有屁个能耐？哼！她的肚子还不是我叫大起来的？他好比得了气厥病，一肚子的狂妄自大一个劲儿地膨胀。他怀着天真的喜悦暗暗寻思：老子这样的伟男子，就是招女人的喜欢！他更感到自负的是他生的还是个私生子，不知根据哪门子的道理，他总觉得这一来他的地位就更高不可攀了，身份就更尊贵了。

他抱着大度优容以至近乎是屈尊俯就的心理，对戈尔斯坦产生了好感。在今天下午谈上这一通话之前，他本来见了戈尔斯坦是有些害怕的，心里总是不自在。原因是他们俩有一天为了一件事争执起来，戈尔斯坦不同意他的意见。马丁内兹碰到这种事，他的反应总是象胆小的小学生受了老师的责罚似的。他觉得当了中士从来也没有个舒坦时候。可是今天戈尔斯坦一番友好的情意却使他感到热乎乎的，他再也不觉得戈尔斯坦那天是看不起他了。他心里暗暗说：戈尔斯坦这人不错。

[美]诺曼·海勒《裸者与死者》P57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陶醉

静女士现在是第一次尝得了好梦似的甜蜜生活。过去的一年,虽然时间是那么短促,事变却是那么多而急,静的脆弱的灵魂,已觉不胜负担,她象用敝了的弹簧,弛松地摊着,再也紧张不起来。她早已迫切地需要幽静恬美的生活,现在,梦想的生活,终于到了。她要审慎地尽量地享受这久盼的快乐。她决不能再让它草草地过去,徒留事后的惆怅。

[中]茅盾《蚀》(《茅盾选集》第二卷 P81),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7 月 1 版。

他结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他自己也并不是一无所获。他得到一个能够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的相貌也并不比他那个表妹的差。他满意了,在短时期内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另一个女郎,忘记了他的前程。他满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少女的爱情里。他的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而且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婚的妻子。周围的人都羡慕他的幸福,他也以为自己是幸福的了。

[中]巴金《家》P39,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第 2 版。

李七嫂梦样迷惑着,她不知道这是欢欣,还是什么?心脏悬空地,什么全忘掉。被洗浴在苍茫的歌声里。

歌声不久就会消失的。那适才不安定和怆痛的心,现在也随着这歌声疲倦下来。

[中]肖军《八月的乡村》P101,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9 月第 1 版。

利斯特尼茨基停下脚步,倾听着,觉得歌曲朴素的忧伤情调有力地感染了他。仿佛在他那跳得越来越快的心上拉起一根绷得紧紧的琴弦,音色深沉的伴唱中音在不断挑动这根琴弦,使它痛苦地颤抖。利斯特尼茨基仁立在离板棚不远的地方,凝视着秋天黄昏的阴云,不禁热泪盈眶,刺得眼皮麻酥酥、甜滋滋的。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524,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 9 月 2 版。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在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象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穿过整个身体,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胛骨下面飞出。每个人一生当中不断塑造的童年时代的原型,后来永远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他的个性,以其全部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觉醒了,迫使大自然、树林、晚霞以及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化为童年所憧憬的、概括一切美好事物的小姑娘的形象。“拉拉!”他闭上眼睛,半耳语或在心里向他整个生活呼唤,向大地呼唤,向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呼唤,向被太阳照亮的空间呼唤。

[苏]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P476,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7 年 1 月第 1 版。

当雾霭自秀丽的山谷冉冉升腾,高悬的太阳照耀浓荫密布的森林,只有几缕阳

光潜入林荫深处时，我便躺在涓涓溪流旁，倒卧在深草里，贴近地面，观赏千姿百态、形状迥异的细草；我感到我的心更贴近草丛间熙熙攘攘的小天地，贴近无数形态各异的虫蚁蚊蚋，这时，我便感觉到全能上帝的存在，他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感觉到那博爱众生的上帝的气息，他支撑我们在永恒的欢乐中翱翔。

[德]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P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1月1版。

我在她说话时瞧着她的黑眼珠，真是如醉似迷！那生动的嘴唇，娇嫩活泼的脸颊，把我整个灵魂都勾去了！我完全陶醉在她谈话的精采的韵味中了，她到底表达了些什么，我多半没有听进！——这景象你当然想象得出，因为你是了解我的。简单说吧，我下车时，好象在做梦，马车停在别墅前面，周围一片朦胧的世界，我依旧迷失在梦境里，几乎没有听到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传来的乐曲声。

[德]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P1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1月1版。

她在我的眼里是神圣的。在她的面前，七情六欲全都销声匿迹。当我待在她的身边时，我总是不知自己是怎么回事，仿佛我的灵魂在我每根神经上颠来倒去。——她有一种悦耳的旋律，是她用天使般的才能在钢琴上弹出来的，那么单纯，那么超凡脱俗！那是她心爱的歌曲，只消她叩响第一个琴键，我的一切痛苦、困扰和愁闷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德]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P3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1月1版。

我一面回答，一面两眼不住地盯着她的白皙的胸部，我的心第一次重新沉浸在虔诚和喜悦交集的情绪中，就象过去每逢凝望着那片晚霞灿烂的地方，觉得亲爱的上帝就在那里时的心情一样。接着，我就心境十分宁静地注视着她的美丽的面孔，尽情陶醉于她的迷人的嘴唇给与我的甜蜜的印象中。她面带着严肃的表情默默无言地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说道：“我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不过，等你将来长大了，你会象所有的孩子们一样，成为一个野调无腔的汉子啊！”她说就把我搂在怀里，在我的嘴唇上吻了几次，只是通过她这一接吻，我的嘴唇才轻轻地动起来，我暗地里向上帝默祷，衷心感谢他让我经历这场妙不可言的奇遇，我的祷告几次被她的接吻打断。

[瑞士]凯勒《绿衣亨利》P102—1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他们沿着山麓，在松林中缓缓而行，松树沁人肺腑的阵阵幽香，使菲利普心旷神怡。天气暖洋洋的，晴空里不见一丝云雾。最后他们来到一处高地，居高临下，只见莱茵河流域跃然展现在他们面前。广阔的田野、远处的城市沐浴在阳光之中，金光闪烁。其间更有莱茵河曲折蜿蜒，宛如银色的缎带。在菲利普所熟悉的肯特郡那一隅，很少见到这等开阔的一马平川，只有凭海远眺，才能见到天地相连的胜景。眼前这一片广阔无垠的田野，使他的心灵激起一阵奇特的、难以描述的震颤。他猛地陶醉在幸福之中。尽管他自己并不了解，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了美，而且没有被奇异的感情冲淡。他们，就他们三个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其余的则继续往前去了。两位姑娘用德语快速交谈着，而菲利普毫不理会她们近在咫尺，尽